四庫全書

史部

舊唐書卷九十一

後晉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劉　昫撰

列傳第四十一

桓彦範　敬　暉　崔玄暐　張柬之

袁恕己

桓彦範潤州曲阿人也祖法嗣雍王府諮議叅軍弘文館學士彦範慷慨俊爽少以門蔭調補右翊衛聖歷初

累除司衛寺主簿納言狄仁傑特相禮異嘗謂曰足下才識如是必能自致遠大尋擢授監察御史長安三年歷遷御史中丞四年轉司刑少卿時司僕卿張昌宗坐遣術人李弘泰占已有天分御史中丞宋璟請收付制獄窮理其罪則天不許彥範上疏曰昌宗無德無才謬承恩寵自宜粉骨碎肌以荅殊造豈得苞藏禍心有此占相陛下以簪履恩久不忍加刑昌宗以逆亂罪多自招其咎此是皇天降怒非唯陛下故誅違天不祥乞陛

下裁擇原其本奏以防事敗事敗即言奏訖不敗則俟時為逆此乃姦臣詭計疑惑聖心今果遂其所謀陛下何忍不察若昌宗無此占相奏後不合更與弘泰往還尚令修福復擬禳厄此則期於必遂元無悔心縱雖奏聞情實難恕此而可捨誰其可刑況經兩度事彰天恩並垂捨宥昌宗自為得計人亦以為應運即不勞兵甲天下皆從萬方譏之以為陛下縱成其亂也君在臣圖天分是為逆臣不誅社稷亡矣伏請付鸞臺鳳閣三司

考竟其罪疏奏不報時又內史李嶠等奏稱往屬革命之時人多逆節鞫訊決斷刑獄至嚴刻薄之吏恣行酷法其周興丘勣来俊臣所劾破家者並請雪免彥範又奏請自文明元年以後得罪人除揚豫博三州及諸謀逆魁首一切赦之表疏前後十奏辭㫖激切至是方見允納彥範凡所奏議若逢人主詰責則辭色無懼爭之愈厲又嘗謂所親曰今既躬為大理人命所懸必不能順㫖詭辭以求苟免是歲冬則天不豫張易之與弟昌

宗入閤侍疾潛圖逆亂鳳閣侍郎張柬之與桓彦範及中臺右丞敬暉等建策將誅之柬之遽引彦範及暉並為左右羽林將軍委以禁兵共圖其事時皇太子每於北門起居彦範與暉因得謁見密陳其計太子從之神龍元年正月彦範與敬暉及左羽林將軍李湛李多祚右羽林將軍楊元琰左威衛將軍薛思行等率左右羽林兵及千騎五百餘人討易之昌宗於宮中令李湛李多祚就東宮迎皇太子兵至玄武門彦範等奉太子斬

闕而入兵士大譟時則天在迎仙宮之集仙殿斬易之昌宗於廊下并就第斬其兄汴州刺史昌期司禮少卿同休並梟首於天津橋南士庶見者莫不懽呌相賀或臠割其肉一夕都盡明日太子即位彥範以功加銀青光祿大夫拜納言賜勲上柱國封譙郡公賜實封五百戸又改為侍中從新令也彥範嘗表論時政數條其大略曰昔孔子論詩以關雎為始言后妃者人倫之本理亂之端也故皇英降而虞道興任姒歸而姬宗盛桀奔

南巢禍階妹喜魯桓滅國惑以齊媛伏見陛下每臨朝
聽政皇后必施帷幔坐於殿上預聞政事臣愚歷選列
辟詳求往代帝王有與婦人謀及政者莫不破國亡身
傾輈繼路且以陰乘陽違天也以婦凌夫違人也違天
不祥違人不義由是古人譬以牝雞之晨惟家之索易
曰无攸遂在中饋言婦人不得預於國政也伏願陛下
覽古人之言察古人之意上以社稷為重下以蒼生在
念宜令皇后無往正殿干預外朝專在中宮聿修陰教

則坤儀式固昌命惟永又曰臣聞京師喧喧道路籍籍皆云胡僧慧範矯託佛教詭惑后妃故得出入禁闈撓亂時政陛下又輕騎微行數幸其室上下媟黷有虧尊嚴臣抑嘗聞興化致理必由進善康國寧人莫大棄惡故孔子曰執左道以亂政者殺假鬼神以危人者殺今慧範之罪不殊於此也若不急誅必生變亂除惡務本去邪勿疑實願天聰早加裁貶疏奏不納時有墨勑授方術人鄭普思秘書監葉静能國子祭酒彦範苦言其

不可帝曰既要用之無容便止彥範又對曰陛下自龍飛寶位遽下制云軍國政化皆依貞觀故事昔貞觀中嘗以魏徵虞世南顏師古為秘書監孔頴達為國子祭酒至如普思等是方伎庸流豈足以比蹤前烈臣恐物議謂陛下官不擇才濫以天秩加於私愛惟陛下少加慎擇帝竟不納時韋皇后既干朝政德靜郡王武三思又居中用事以則天為彥範等所廢常深憤怨又慮彥範等漸除武氏乃先事圖之皇后韋氏既雅為帝所信

寵言無不從三思又私通於韋氏乃日夕譖毀彦範等帝竟用三思計進封彦範為扶陽郡王敬暉為平陽郡王張柬之為漢陽郡王崔玄暐為博陵郡王袁恕已為南陽郡王並加特進令罷知政事彦範仍賜姓韋氏令與皇后同屬籍仍賜雜綵錦繡金銀鞍馬等雖外示優崇而實奪其權也易州刺史趙履温者即彦範之妻兄也彦範誅易之後奏言先與履温共謀其事於是名拜司農少卿履温德之乃以二婢遺彦範及彦範罷知政

事履溫又脅奪其婢大為時論所譏尋出為洺州刺史轉濠州刺史二年光祿卿駙馬都尉王同皎以武三思與韋氏姦通潛謀誅之事洩為三思誣構言同皎將廢皇后韋氏彦範等通知其情乃貶彦範為瀧州司馬敬暉崖州司馬袁恕已竇州司馬崔玄暐白州司馬張柬之新州司馬並仍令長任勲封並削彦範仍復其本姓桓氏是歲秋武三思又陰令人疏皇后穢行牓於天津橋請加廢黜中宗聞之怒命御史大夫李承嘉推求其

人承嘉希三思㫖奏言彥範與敬暉張柬之袁恕己崔
玄暐等教人密為此牓雖託廢后為名實有危君之計
請加族滅制依承嘉所奏大理丞李朝隐執奏云敬暉
等既未經鞫問不可即肆誅夷請差御史按罪待至準
法處分大理卿裴談奏云敬暉等秪合據勑斷罪不可
別俟推鞫請並處斬籍沒中宗納其議仍以彥範等五
人甞賜鐵券許以不死乃長流彥範於瀼州敬暉於崖
州張柬之於瀧州袁恕己於環州崔玄暐於古州並終

身禁錮子弟年十六已上者亦配流嶺外擢授承嘉金紫光祿大夫進封襄武郡公韋氏又特賜承嘉綵物五百段端錦被一張擢拜裴談為刑部尚書左貶李朝隱為聞喜令三思俄又諷節愍太子抗表請夷彥範等三族中宗以既有前命不依其請三思猶慮彥範等重被進用又納中書舍人崔湜之計特令湜姨兄嘉州司馬周利貞攝右臺侍御史就嶺外並矯制殺之彥範赴流所行至貴州利貞遇之於途乃令左右執縛曳行竹槎

之上肉盡至骨然後杖殺時年五十四睿宗即位延和元年並追復其官爵仍特還其子孫實封二百戶玄宗即位開元六年詔曰皇輿肇建必有輔佐之臣天步多艱爰仗經綸之業故侍中譙國公桓彦範侍中平陽郡公敬暉中書令兼吏部尚書漢陽郡公張柬之特進博陵郡公崔玄暐中書令南陽郡公袁恕已等並德惟神降材與運生道協台嶽名書讖緯寅亮帝載勤勞王家忝復禹之元謀奉昇唐之景命雖殂謝既久而勲烈益

彰撫彝昺以念功想旂常而增感緬遵故實用表徽懿俾列在清廟登于明堂克申從祀之儀式茂疇庸之典並可配享中宗孝和皇帝廟庭其子弟咸加收擢建中元年重贈司徒

敬暉絳州太平人也弱冠舉明經聖歷初累除衛州刺史時河北新有突厥之寇方秋而修城不輟暉下車謂曰金湯非粟而不守豈有弃收穫而繕城郭哉悉令罷散由是人吏咸歌詠之再遷夏官侍郎出為泰州刺史

大足元年遷洛州長史天后幸長安令暉知副留守事在職以清幹著聞璽書勞勉賜物百段長安三年拜中臺右丞加銀青光禄大夫神龍元年轉右羽林將軍以誅張易之昌宗功加金紫光禄大夫擢拜侍中賜爵平陽郡公食實封五百户尋進封齊國公天后崩遺制加實封通前滿七百户暉等以唐室中興武氏諸王咸宜降爵上章論奏於是諸武降為公武三思益怒乃諷帝陽尊暉等為郡王罷知政事仍賜鐵券恕十死朔望趨

朝初暉與彥範等誅張易之兄弟也洛州長史薛季昶謂暉曰二凶雖除産祿猶在請因兵勢誅武三思之屬匡正王室以安天下暉與張柬之屢陳不可乃止季昶歎曰吾不知死所矣翌日三思因韋后之助潛入宫中内行相事反易國政為天下所患時議以此歸咎於暉暉等既失政柄受制於三思暉每推牀嗟惋或彈指出血柬之歎曰主上疇昔為英王時素稱勇烈吾留諸武冀自誅鋤耳今事勢已去知復何道三思既深憤惋以

許州司功叅軍鄭愔素被暉等廢黜因令上表陳其罪狀中宗詔曰則天大聖皇后往以憂勞不豫兇竪弄權暉等因興甲兵剗除妖孽朕録其勞効備極寵勞自謂勲高一時遂欲權傾四海擅作威福輕侮國章悖道弃義莫斯之甚然收其薄効猶爲隠忍錫其郡王之重優以特進之榮不謂谿壑之志殊難盈滿既失大權多懷怨望乃與王同皎窺覘内禁潛相謀結更欲權兵辭闕圖廢椒宫險迹醜辭驚視駭聽屬以帝圖伊始務静狴

牢所以久為含容未能暴諸遐邇自同皎伏法釁跡彌
彰儻若無其發明何以懲茲悖亂迹其巨逆合寘嚴誅
緣其昔立微功所以特從寛宥咸宜貶降出佐遐藩暉
可崖州司馬柬之可新州司馬恕己可竇州司馬玄暐
可白州司馬並員外置暉到崖州竟為周利貞所殺睿
宗即位追復五王官爵贈暉秦州都督謚曰肅愍建中
初重贈太尉曽孫元膺開成三年自試太子通事舍人
為河南縣丞

崔玄暐博陵安平人也父行謹為胡蘇令本名曅以字下體有則天祖諱乃改為玄暐少有學行深為叔父秘書監行功所器重龍朔中舉明經累補庫部員外郎其母盧氏甞誡之曰吾見姨兄屯田郎中辛玄馭云兒子從宦者有人来云貧乏不能存此是好消息若聞貲貨充足衣馬輕肥此惡消息吾常重此言以為確論比見親表中仕宦者多將錢物上其父母父母但知喜悅竟不問此物從何而来必是禄俸餘資誠亦善事如其非

理所得此與盜賊何別縱無大咎獨不內媿於心孟母不受魚酢之饋蓋爲此也汝今坐食祿俸榮幸已多若其不能忠清何以戴天履地孔子云雖日殺三牲之養猶爲不孝又曰父母惟其疾之憂特宜修身潔已勿累吾此意也玄暐遵奉母氏教誡以清謹見稱尋授天官郎中遷鳳閣舍人長安元年超拜天官侍郎每介然自守却絕請謁頗爲執政者所忌轉文昌左丞經月餘則天謂曰自卿改職以來選司大有罪過或聞令史乃設

齋自慶此欲盛為貪惡耳今要卿復舊任又除天官侍郎賜雜綵七十段三年拜鸞臺侍郎同鳳閣鸞臺平章事兼太子左庶子四年遷鳳閣侍郎加銀青光禄大夫仍依舊知政事先是來俊臣周興等誣陷良善冀圖爵賞因縁籍没者數百家玄暐固陳其枉狀則天乃感悟咸從雪免則天季年宋璟劾奏張昌宗謀為不軌玄暐亦屢有讜言則天乃令法司正斷其罪玄暐弟昪時為司刑少卿又請寘以大辟其兄弟守正如此是時則天

不豫宰相不得召見者累月及疾少間玄暐奏言皇太子相王仁明孝友足可親侍湯藥宮禁事重伏願不令異姓出入則天曰深領卿厚意尋以預誅張易之功擢拜中書令封博陵郡公中宗將授方術人鄭普思為秘書監玄暐切諫竟不納尋進爵為王賜實封四百戶檢校益州大都督府長史兼知都督事其後被累貶授白州司馬在道病卒建中初贈太子太師玄暐與弟昪甚相友愛諸子弟孤貧者多躬自撫養教授頗為當時所

稱昇官至尚書左丞玄暐少時頗屬詩賦晚年以為非已所長乃不復構思唯篤志經籍述作為事所撰行已要範十卷友義傳十卷義士傳十五卷訓注文館辭林策二十卷並行於代子璩頗以文學知名官歷中書舍人禮部侍郎璩子涣自有傳曽孫郢開成三年自商州防禦判官兼殿中侍御史入為監察御史

張柬之字孟將襄州襄陽人也少補太學生涉獵經史尤好三禮國子祭酒令狐德棻甚重之進士擢第累補

青城丞永昌元年以賢良徵試同時策者千餘人柬之獨爲當時第一擢拜監察御史聖歷初累遷鳳閣舍人時弘文館直學士王元感著論云三年之喪合三十六月柬之著論駮之曰三年之喪二十五月不刊之典也謹案春秋魯僖公三十三年十二月乙巳公薨丈公二年冬公子遂如齊納幣左傳曰禮也杜預注云僖公喪終此年十一月納幣在十二月士婚禮納采納徵皆有玄纁束帛諸侯則謂之納幣盖公爲太子已行婚禮故

傳稱禮也公羊傳曰納幣不書此何以書譏喪娶在三年之外何以譏三年之内不圖婚何休注云僖公以十二月薨至此冬未滿二十五月納采問名納吉皆在三年之内故譏何休以公十二月薨至此冬十二月纔二十四月非二十五月是未三年而圖婚也按經書十二月乙巳公薨杜預以長歷推乙巳是十一月十二日非十二月書十二月是經誤文公元年四月葬我君僖公傳曰緩也諸侯五月而葬若是十二月薨即是五月不

得言緩明知是十一月薨故注僖公喪終此年至十二月而滿二十五月故丘明傳曰禮也據此推步杜之考校豈公羊之所能逮況丘明親授經於仲尼乎且二傳何杜所爭唯爭一月不爭一年其二十五月除喪由來無别此則春秋三年之喪二十五月之明驗也尚書伊訓云成湯既沒太甲元年惟元祀十有二月伊尹祀于先王奉嗣王祗見厥祖孔安國注云湯以元年十一月崩據此則二年十一月小祥三年十一月大祥故太甲

中篇云惟三祀十有二月朔伊尹以冕服奉嗣王歸于亳是十一月大祥訖十二月朔日加王冕服吉而歸亳也是孔言湯元年十一月之明驗顧命云四月哉生魄王不懌是四月十六日也翌日乙丑王崩是十七日也丁卯命作冊度是十九日也越七日癸酉伯相命士須材是四月二十五日也則成王崩至康王麻冕黼裳中間有十日康王方始見廟則知湯崩在十一月淹停至殯訖方始十二月祗見其祖顧命見廟訖諸侯出廟門

侯伊訓言祇見厥祖侯甸羣后咸在則崩及見廟殷周之禮並同此周因於殷禮損益可知也不得元年以前別有一年此尚書三年之喪二十五月之明驗也禮記三年問云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畢哀痛未盡思慕未忘然而服以是斷之者豈不送死有已復生有節又喪服四制云變而從宜故大祥鼓素琴告人以終又閒傳云朞而小祥食菜果又朞而大祥有醯醬中月而禫食酒肉又喪服小記云再朞之喪三年也朞之喪二年也

九月七月之喪三時也五月之喪二時也三月之喪一時也此禮記三年之喪二十五月之明驗也儀禮士虞禮云朞而小祥又朞而大祥中月而禫是月也吉祭此禮周公所制則儀禮三年之喪二十五月之明驗也此四驗者並禮經正文或周公所制或仲尼所述吾子豈得以禮記戴聖所修輙欲排毀漢初高堂生傳禮既未周備宣帝時少傅后蒼因淹中孔壁所得五十六篇著曲臺記以授弟子戴德戴聖慶溥三人合以正經及孫

卿所述並相符會列于學官年代已久今無端構造異論既無依據深可歎息其二十五月先儒考校唯鄭康成注儀禮中月而禫以中月間一月自死至禫凡二十七月又觧禫云言澹澹然平安之意也今皆二十七月復常從鄭議也踰月入禫禫既復常則二十五月為免喪矣二十五月二十七月其議本同竊以子之於父母喪也有終身之痛創巨者日久痛深者愈遲豈徒歲月而已乎故練而慨然者蓋悲慕之懐未盡而踊擗之情

已歇祥而廓然者盖哀傷之痛已除而孤邈之念更起此皆情之所致豈外飾哉故記曰三年之喪義同過隙先王立其中制以成文理是以祥則縞帶素紕禫則無所不佩今吾子將徇情弃禮實爲乖僻夫弃縗麻之服襲錦縠之衣行道之人皆不忍也直爲節之以禮無可奈何故由也不能過制爲姊服鯉也不能過朞哭其母夫豈不懷懼名教逼巳也若孔鄭何杜之徒並命代挺生範模來裔宮牆積仞未易可窺但鑽仰不休當漸入

勝境詎勞終年矻矻虛肆莠言請所有擿𢰅先儒願且以時消息時人以柬之所駮頗合於禮典是歲突厥默啜表言有女請和親則天盛意許之欲令淮陽郡王延秀娶之柬之奏曰自古無天子求娶夷狄女以配中國王者表入頗忤其旨神功初出為合州刺史尋轉蜀州刺史舊例每歲差兵募五百人往姚州鎮守路越山險死者甚多柬之表論其弊曰臣竊按姚州者古哀牢之舊國絕域荒外山高水深自生人以來洎於後漢不與

中國交通前漢唐蒙開夜郎滇筰而哀牢不附至光武季年始請內屬漢置永昌郡以統理之乃收其鹽布氊罽之税以利中土其國西通大秦南通交趾奇珍異寶進貢歲時不闕劉備據有巴蜀常以甲兵不充及備死諸葛亮五月渡瀘收其金銀鹽布以益軍儲使張伯岐選其勁卒搜兵以增武備故蜀志稱自亮南征之後國以富饒甲兵充足由此言之則前代置郡其利頗深今鹽布之税不供珍奇之貢不入戈戟之用不實於戎行

寶貨之資不輸於大國而空竭府庫驅率平人受役蠻夷肝腦塗地臣竊為國家惜之昔漢以得利既多歷博南山涉蘭倉水更置博南哀牢二縣蜀人愁怨行者作歌曰歷博南越蘭津渡蘭倉為他人蓋譏漢貪珍奇鹽布之利而為蠻夷之所驅役也漢獲其利人且怨歌今減耗國儲費用日廣而使陛下之赤子身膏野草骸骨不歸老母幼子哀號望祭於千里之外於國家無絲髮之利在百姓受終身之酷臣竊為國家痛之往者諸葛

亮破南中使其渠率自相統領不置漢官亦不留兵鎮守人問其故亮言置官留兵有三不易大意以置官吏漢雜居猜嫌必起留兵運糧為患更重忽若反叛勞費更多但粗設紀綱自然安定臣竊以亮之此策妙得羈縻蠻夷之術今姚府所置之官既無安邉静寇之心又無葛亮且縱且擒之伎唯知詭謀狡筭恣情割剥貪叨刼掠積以為常扇動酋渠遺成朋黨折支諂笑取媚蠻夷拜跪趨伏無復慙恥提挈子弟嘯引凶愚聚會蒲博

一擲[illegible]萬斂南逋逃中原亡命有二千餘戶見散在彼州專以掠奪為業姚州本龍朔中武陵縣主簿石子仁奏置之後長史李孝讓辛文協並為羣蠻所殺前朝遣郎將趙武貴討擊貴及蜀兵應時破敗噍類無遺又使將軍李義摠等往征郎將劉惠基在陣戰死其州乃廢臣竊以諸葛亮稱置官留兵有三不易其言乃驗至垂拱四年蠻郎將王善寶昆州刺史爨乾福又請置州奏言所有課稅自出姚府管內更不勞擾蜀中及置州後

錄事叅軍李稜為蠻所殺延載中司馬成琛奏請於瀘南置鎮七所遣蜀兵防守自此蜀中騷擾于今不息且姚府總管五十七州巨猾遊客不可勝數國家設官分職本以化俗防姦無恥無厭狼籍至此今不問夷夏負罪並深見道路刼殺不能禁止恐一旦驚擾為禍轉大伏乞省罷姚州使隷巂府歲時朝覲同之蕃國瀘南諸鎮亦皆悉廢於瀘北置關百姓自非奉使入蕃不許交通往來增巂府兵選擇清良宰牧以統理之臣愚將為

穩便疏奏則天不納後累拜荆州大都督府長史長安中召為司刑少卿遷秋官侍郎時夏官尚書姚崇為靈武軍使將行則天令舉外司堪為宰相者崇對曰張柬之沉厚有謀能斷大事且其人年老惟陛下急用之則天登時召見尋同鳳閣鸞臺平章事未幾遷鳳閣侍郎仍知政事及誅張易之兄弟柬之首謀其事中宗即位以功擢拜天官尚書鳳閣鸞臺三品封漢陽郡公食實封五百戸未幾遷中書令監修國史月餘進封漢陽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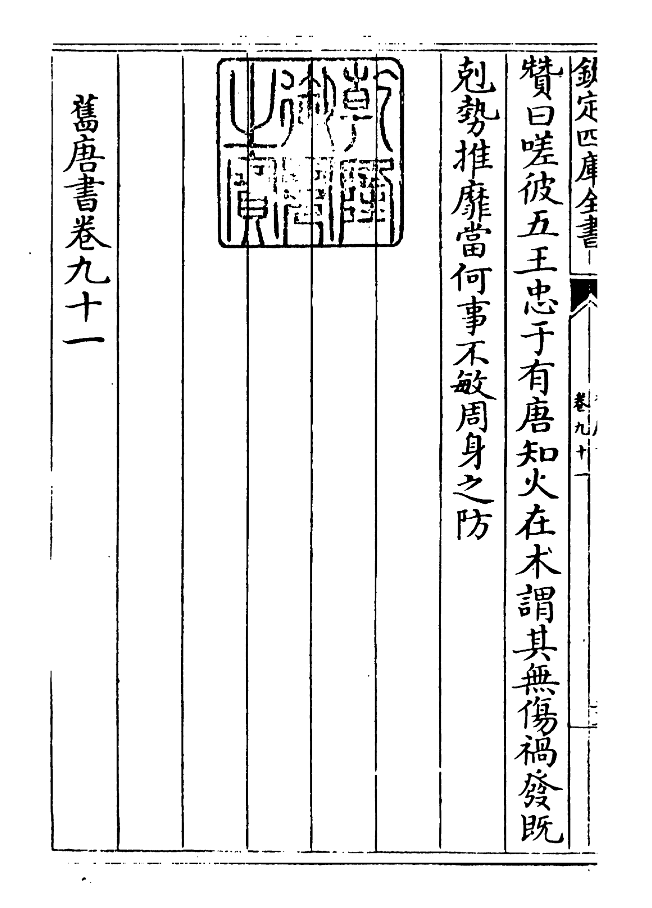
王加授特進令罷知政事其年秋柬之表請歸襄州養疾許之仍特授襄州刺史又拜其子漪為著作郎令隨父之任上親賦詩祖道又令羣公餞送於定鼎門外柬之至襄州有鄉親舊交抵罪者必深文致法無所縱捨其子漪恃以立功每見諸少長不以禮接時議以為不能易荆楚之剽性焉尋為武三思所構貶授新州司馬柬之至新州憤恚而卒年八十餘景雲元年制曰襃德紀功事華典冊飾終追遠理光名教故吏部尚書張柬

之翼戴與運謨明帝道經綸謇諤風範猶存往屬回邪構成釁咎無辜放逐淪沒荒遐言念勳賢良深軫悼宜加寵贈式賁幽泉可贈中書令封漢陽郡公建中初又贈司徒玄孫璟開成二年自宜城尉遷壽安尉

袁恕己滄州東光人也長安中歷遷司刑少卿兼知相王府司馬事敬暉等將誅張易之兄弟恕己預其謀議又從相王統率南衙兵仗以備非常及事定加銀青光祿大夫行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三品封南陽郡公食

實封五百戶將作少匠楊務廉素以工巧見用中興初恕已恐其更啓遊娱侈靡之端言於中宗曰務廉致位九卿積有歲年苦言嘉謀無足可紀每宫室營構必務其侈若不斥之何以廣昭聖德由是左授務廉陵州刺史恕已俄擢拜中書令仍加特進封南陽郡王罷知政事則天崩遺制加實封滿七百戶後與敬暉等累遭貶黜流于環州尋為周利貞所逼飲野葛汁數升恕已常服黄金餌毒發憤悶以手掘地取土而食爪甲殆盡竟

不死乃擊殺之建中初贈太子太傅曾孫德文舉進士
開成三年授秘書省校書郎
史臣曰昔夫差入越勾踐保於會稽不聽子胥之言而
有甬東之歎此五王除兇返正得計成功當是時彥範
敬暉握兵全勢三思攸暨其黨半殲若從季昶之言寧
有利貞之禍蓋以心懷不忍遽失後圖黜削流移理固
然也且芟蔓而不能拔本建謀而尚欠防微死即無辜
禍由自掇失斷名亂也不亦宜哉



贊曰嗟彼五王忠于有唐知火在木謂其無傷禍發既

剋勢推靡當何事不敏周身之防

舊唐書卷九十一

舊唐書卷九十一考證

敬暉傳柬之歎曰主上疇昔爲英王時素稱勇烈吾留諸武冀自誅鋤云云○新書作桓彦範語

舊唐書卷九十一考證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舊唐書卷九十三

詳校官編修臣曹城

洗馬臣王坦修覆勘

覆校官主事臣李駿

校對官中書臣王鍾泰

校對官中書臣施光輅

謄録貢生臣趙希濬

謄録監生臣朱邦城

舊唐書卷九十二

後晉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劉昫撰

列傳第九十二

魏元忠　韋安石子陟斌斌子況從父兄子抗從祖兄子巨源　趙彦昭附

蕭至忠宗楚客紀處訥附

魏元忠宋州宋城人也本名真宰以避則天母號改焉初為太學生志氣倜儻不以舉薦為意累年不調時有

左史盩厔人江融撰九州設險圖備載古今用兵成敗之事元忠就傳其術儀鳳中吐蕃頻犯塞元忠赴洛陽上封事言命將用兵之工拙曰臣聞理天下之柄二事馬文與武也然則文武之道雖有二門至於制勝御人其歸一揆方今王略遐宣皇威遠振建禮樂而陶士庶訓軍旅而憎生靈然論武者以弓馬為先而不稽之以權略談文者以篇章為首而不問之以經綸而奔競相因遂成浮俗臣嘗讀魏晉史每鄙何晏王衍終日談空

近觀齊梁書才士亦復不少並何益於理亂哉從此而言則陸士衡著辯亡論而不救河橋之敗養由基射能穿札而不止鄢陵之奔斷可知矣昔趙岐撰禦寇之論山濤陳用兵之本皆坐運帷幄暗合孫吳宣尼稱有德者必有言仁者必有勇則何平叔王夷甫豈得同日而言哉臣聞才生於代代實須才何代而不生才何才而不生代故物有不求未有無物之歲士有不用未有無士之時夫有志之士在富貴之與貧賤皆思立於功名

冀傳芳於竹帛故班超投筆而歎祖逖擊楫而誓此皆有其才而申其用矣且知已難逢英哲罕遇士之懐琬琰以就埃塵抱棟梁而困溝壑者則悠悠之流直覩此士之貧賤安知此士之方畧哉故漢拜韓信舉軍驚笑蜀用魏延羣臣觖望嗟乎富貴者易為善貧賤者難為功至於此也亦有位處立功之際而不展其志畧身為時主所知竟不能盡其才用則貧賤之士焉足道哉漢文帝時魏尚李廣並身任邉將位為郡守文帝不知魏

尚之賢而因之不知李廣之才而不能用之常歎李廣恨生不逢時令當高祖日萬戶侯豈足道哉夫以李廣才氣天下無雙匈奴畏之號為飛將爾時胡騎憑凌足伸其用文帝不能大任反歎其生不逢時近不知魏尚李廣之賢而乃遠想廉頗李牧故馮唐曰雖有頗牧而不能用近之矣從此言之踈斥賈誼復何恠哉此則身為時主所知竟不能盡其才用晉羊祜獻計平吳賈充荀勗沮其策祜歎曰天下不如意恒十居七八緣荀賈

不同竟不大舉此則位處立功之際而不得展其志略而布衣韋帶之人懷一奇抱一策上書闕下朝進而望夕召何可得哉臣請歷訪內外文武職事五品已上得不有智計如羊祜武藝如李廣在用與不用之間不得騁其才略伏願降寛大之詔使各言其志無令汲黯直氣臥死於淮陽仲舒大才位屈於諸侯相又曰臣聞帝王之道務崇經略經略之術必仗英奇自國家良將可得言矣李靖破突厥侯君集滅高昌蘇定方開西域李

勲平遼東雖奉國威靈亦其才力所致古語有之人無常俗政有理亂兵無強弱將有能否由此觀之安邊境立功名在於良將也故趙充國征先零馮子明討南羌皆計不空施機不虚發則良將立功之驗也然兵革之用王者大事存亡所繫若任得其才則摧兇而扼暴茍非其任則敗國而殄人北齊叚孝玄云持大兵者如擎盤水傾在俛仰間一致蹉跌求止豈得哉從此而言周亞夫堅壁以挫吳楚司馬懿閉營而困葛亮俱為上策

此皆不戰而却敵全軍以制勝是知大將臨戎以智為本漢高之英雄大度尚曰吾寧鬬智魏武之機神冠絶猶依法孫吳假有項籍之氣衰紹之基而皆泯智任情終以破滅何況復出其下哉且上智下愚明暗異等多筭少謀衆寡殊科故魏用栢直以拒漢韓信輕為豎子燕任慕容評以抗秦王猛謂之奴才即栢直慕容評智勇俱亡者也夫中材之人素無智略一旦居元帥之任而意氣軒昂自謂當其鋒者無不摧碎豈知戎昭果毅

敦詩說禮之事乎故李信求以二十萬衆獨舉鄢郢其後果辱秦軍樊噲願得十萬衆横行匈奴登時見折季布皆其事也當今朝廷用人類取將門子弟亦有死事之家而嘗抽擢者此等本非幹略見知雖竭力盡誠亦不免於傾敗若之何使當閫外之任哉後漢馬賢討西羌皇甫規陳其必敗宋文帝使王玄謨收復河南沈慶之懸知不剋謝玄以書生之姿拒苻堅天下之衆郗超明其必勝桓温提數萬之兵萬里而襲成都劉直長期

於决取雖時有今古人事皆可推之取驗大體觀其鋭志與識略耳明者隨分而察成敗之形昭然自露京房有言後之視今亦猶今之視古則昔賢之與今哲意況何殊當事機之際也皆隨時而立功豈復取賢於往代待才於未来也即論知與不知用與不用夫建功者言其所濟不言所起言其所能不言所藉若陳湯吕蒙馬隆孟觀並出自貧賤勲濟甚高未聞其家代為將帥董仲舒曰為政之用譬之琴瑟不調甚者必觧絃而更張

之乃可鼓也故陰陽不和擢士為相蠻夷不龔拔卒為將即更張之義也以四海之廣億兆之衆其中豈無卓越奇絶之士臣恐未之思也夫何遠之有又曰臣聞賞者禮之基罰者刑之本故禮崇謀夫竭其能賞厚義士輕其死刑正君子勗其心罰重小人懲其過然則賞罰者軍國之綱紀政教之藥石綱紀舉而衆務自理藥石行而文武用命彼吐蕃蟻結蜂聚本非勍敵薛仁貴郭待封受閫外之寄奉命專征不能激勵熊羆乘機掃撲

敗軍之後又不能轉禍為福因事立功遂乃棄甲喪師脫身而走幸逢寛政罪止削除國家綱漏吞舟何以過此天皇遲念舊恩收其後效當今朝廷所少豈此一二人乎且賞不勸謂之止善罰不懲謂之縱惡仁貴自宣力海東功無尺寸坐玩金帛瀆貨無厭今又不誅縱惡更甚臣以踈賤干非其事豈欲間天皇之君臣生厚薄於仁貴直以刑賞一虧百年不復區區所懐實在於此古人云國無賞罰雖堯舜不能為化今罰不能行賞亦

難信故人間議者皆言近日征行虛有賞格而無其事良由中才之人不識大體恐賞賜勲庸傾竭倉庫留意錐刀將此益國徇目前之近利忘經久之遠圖所謂錯之毫釐失之千里者也且黠首雖微不可欺以得志贍望恩澤必因事而生心既有所因須應之以實豈得懸不信之令設虛賞之科比者師出無功未必不由於此丈子曰同言而信信在言前同令而行誠在令外故商君移木以表信曹公割髮以明法豈禮也哉有由然也

自蘇定方定遼東李勣破平壤賞絶不行勲仍淹滯數年紛紜真偽相雜縱加沙汰未至澄清臣以吏不奉法慢自京師偽勲所由主司之過其則不遠近在尚書省中不聞斬一臺郎戮一令史使天下知聞天皇何能照遠而不照近哉神州化首萬國共尊文昌政本四方是則軌物宣風理亂攸在臣是以披露不已冐死盡言且明鏡所以照形往事所以知今臣識不稽古請以近事言之貞觀年中萬年縣尉司馬玄景舞文飾智以邀乾

沒太宗審其姦詐棄之都市及征高麗也總管張君乂擊賊不進斬之旗下臣以偽勲之罪多於玄景仁貴等敗重於君乂向使早誅薛仁貴郭待封則自餘諸將豈敢失利於後哉韓子云慈父多敗子嚴家無格虜此言雖小可以喻大公孫弘有言人主病不廣大人臣病不節儉臣恐天皇病之於不廣大過在於慈父斯亦日月之一蝕也又今之將吏率多貪暴所務唯狗馬所求唯財物無趙奢吳起散金養士之風縱使行軍悉是此屬

臣恐吐蕃之平未可旦夕望也帝甚歎異之授秘書省正字令直中書省仗内供奉尋除監察御史文明年遷殿中侍御史其年徐敬業據揚州作亂左玉鈐衛大將軍李孝逸督軍討之則天詔元忠監其軍事孝逸至臨淮而偏將雷仁智為敬業先鋒所敗敬業又攻陷潤州廻兵以拒孝逸孝逸懼其鋒按甲不敢進元忠謂孝逸曰朝廷以公王室懿親故委以閫外之事天下安危實資一決且海内承平日久忽聞狂狡莫不注心傾耳以

侯其誅今大軍留而不進則觧遠近之望萬一朝廷更命他將代公其將何辭以逃逗撓之罪幸速進兵以立大效不然則禍難至矣孝逸然其言乃部勒士卒以圖進討時敬業屯於下阿谿敬業弟敬猷率偏師以逼淮陰元忠請先擊敬猷諸將咸曰不如先攻敬業敬業敗則敬猷不戰而擒矣若擊敬猷則敬業引兵救之是腹背受敵也元忠曰不然賊之勁兵精卒盡在下阿蟻聚而來利在一决萬一失捷則大事去矣敬猷本出博徒

不習戰鬬其衆寡弱人情易揺大軍臨之其勢必剋既剋敬猷我軍乘勝而進彼若引救淮陰計程則不及又恐我之進掩江都必邀我於中路彼則勞倦我則以逸待之破之必矣譬之逐獸弱者先擒豈可捨必擒之弱獸趨難敵之强兵恐未可也孝逸從之乃引兵擊敬猷一戰而破之敬猷脱身而遁孝逸乃進軍與敬業隔溪相拒前軍總管蘇孝祥為賊所破孝逸又懼欲引退初敬業至下阿有流星墜其營及是有羣烏飛噪於陣上

元忠曰驗此即賊敗之兆也風順荻乾火攻之利固請決戰乃平敬業元忠以功擢司刑正稍遷洛陽令尋陷周興獄詣市將刑則天以元忠有討平敬業功特免死配流貴州時承勅者將至市先令傳呼監刑者遽釋元忠令起元忠曰未知勅虛實豈可造次徐待宣勅然始起謝觀者感歎其臨刑而神色不撓聖歷元年召授侍御史擢拜御史中丞又為來俊臣侯思止所陷再被流于嶺表復還授御史中丞元忠前後三被流於時人多

稱其無罪則天嘗謂曰卿累負謗鑠何也對曰臣猶鹿也羅織之徒有如獵者苟須臣肉作羮耳此輩殺臣以求達臣復何辜聖歴二年擢拜鳳閣侍郎同鳳閣鸞臺平章事檢校并州長史未幾加銀青光禄大夫遷左肅政臺御史大夫兼檢校洛州長史政號清嚴長安中相王為并州元帥元忠為副時奉宸令張易之嘗縱其家奴淩暴百姓元忠笞殺之權豪莫不敬憚時突厥與吐蕃數犯塞元忠加為大總管拒之元忠在軍唯持重自

守竟無所剋獲然亦未嘗敗失中宗在春宫時元忠檢校太子左庶子時張易之昌宗權寵日盛傾朝附之元忠嘗奏則天曰臣承先帝顧眄受陛下厚恩不徇忠死節使小人得在君側臣之罪也則天不悦易之昌宗由是含怒因則天不豫乃譖元忠與司禮丞高戩潛謀曰主上老矣吾屬當挾太子而令天下則天惑其言乃下元忠詔獄召太子相王及諸宰相令昌宗與元忠等殿前叅對反復不決昌宗又引鳳閣舍人張說令執證元

忠說初偽許之及則天召說驗問說確稱元忠實無此語則天乃悟元忠被誣然以昌宗之故特貶授端州高要尉中宗即位其日驛召元忠授衞尉卿同中書門下三品旬日又遷兵部尚書知政事如故尋進拜侍中兼檢校兵部尚書時則天崩中宗居諒闇多不視事軍國大政獨委元忠者數日未幾遷中書令加授光祿大夫累封齊國公監修國史神龍二年元忠與武三思祝欽明徐彦伯柳冲韋承慶崔融岑羲徐堅等撰則天皇后

實錄二十卷編次文集一百二十卷奏之中宗稱善賜元忠物千段仍封其子衛王府諮議叅軍昇為任城縣男時元忠特承寵榮當朝用事初元忠作相於則天朝議者以為公清至是再居政事天下莫不延首傾屬冀有所弘益元忠乃親附權豪抑棄寒俊竟不能賞善罰惡勉修時政議者以此少之四年秋代唐休璟為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令仍知兵部尚書事監修國史未幾元忠請歸鄉拜掃特賜錦袍一領銀千兩并給千騎四人充

其左右手勑曰衣錦晝遊在乎茲日散金敷惠諒屬斯長元忠至鄉里竟自藏其銀無所賑施及還帝又幸白馬寺以迎勞之其恩遇如此是時安樂公主嘗私請廢節愍太子立已為皇太女中宗以問元忠元忠固稱不可乃止尋遷左僕射餘並如故元忠又嫉武三思專權用事心常憤歎思欲誅之三年秋節愍太子起兵誅三思元忠及左羽林大將軍李多祚等皆潛預其事太子既斬三思又率兵詣闕將請廢韋后為庶人遇元忠子

太僕少卿昇於永安門脅令從已太子兵至玄武樓下多祚等猶豫不戰元忠又持兩端由是不剋昇為亂兵所殺中宗以元忠有平寇之功又素為高宗天后所禮遇竟不以昇為累委任如初是時三思之黨兵部尚書宗楚客與侍中紀處訥等又執證元忠及昇云素與節愍太子同謀構逆請夷其三族中宗不許元忠懼不自安上表固請致仕手制聽解左僕射以特進齊國公致仕于家仍朝朔望楚客等又引右衛郎將姚庭筠為御

史中丞令劾奏元忠由是貶渠州員外司馬侍中楊再思中書令李嶠皆依楚客之旨以致元忠之罪唯中書侍郎蕭至忠正議云當從寛宥楚客大怒又遣給事中冉祖雍與楊再思奏言元忠既縁犯逆不合更授内地官遂左遷思州務川尉頃之楚客又令御史袁守一奏言則天昔在三陽宫不豫内史狄仁傑奏請陛下監國元忠密進狀云不可據此則知元忠懐逆日久伏請加以嚴誅中宗謂楊再思等曰以朕思之此是守一大錯

人臣事主必在一心豈有主上少有不安即請太子知事乃是狄仁傑樹私惠未見元忠有失守一假借前事羅織元忠豈是道理楚客等遂止元忠行至涪陵而卒年七十餘景龍四年追贈尚書左僕射齊國公本州刺史仍令所司給靈轝送至鄉里睿宗即位制令陪葬定陵景雲三年又降制曰故左僕射齊國公魏元忠代協人望時稱國良歷事三朝俱展誠效晚年遷謫頗非其罪宜特還其子著作郎晃實封一百戶開元六年謚曰

貞二子昇晃

韋安石京兆萬年人周大司空鄖國公孝寛曾孫也祖津大業末為民部侍郎煬帝之幸江都勑津與段達元文都等於洛湯留守仍檢校民部尚書事李密逼東都津拒戰於上東門外兵敗為密所囚及王世充殺文都等津獨免其難密敗歸東郡世充僭號深被委遇及洛陽平高祖與津有舊徵授諫議大夫檢校黄門侍郎出為陵州刺史卒父琬成州刺史叔琨戸部侍郎琨弟璲

倉部員外安石應明經舉累授乾封尉蘇良嗣甚禮之永昌元年三遷雍州司兵良嗣時為文昌左相謂安石曰大材須大用何為徒勞於州縣也特薦於則天擢拜膳部員外郎永昌令并州司馬則天手制勞之曰聞卿在彼庶事存心善政表於能官仁明彰於鎮撫如此稱職深慰朕懷俄拜并州刺史又歷德鄭二州刺史安石性持重少言笑為政清嚴所在人吏咸畏憚之久視年遷文昌右丞尋拜鸞臺侍郎同鳳閣鸞臺平章事兼太

子左庶子長安三年為神都留守兼判天官秋官二尚書事後與崔神慶等同為侍讀尋知納言事是歲又加檢校中臺左丞兼太子左庶子鳳閣鸞臺三品如故時張易之兄弟及武三思皆恃寵用權安石數折辱之甚為易之等所忌嘗於内殿賜宴易之引蜀商宋霸子等數人於前博戲安石疏奏曰蜀商等賤類不合預登此筵因顧左右令逐出之座者皆為失色則天以安石辭直深慰勉之時鳳閣侍郎陸元方在座退而告人曰此

真宰相非吾等所及也則天嘗幸興泰宮欲就捷路安石奏曰千金之子且有垂堂之誡萬乘之尊不宜輕乘危險此路板築初成無自然之固鑾駕經之臣等敢不請罪則天登時為之廻輦安石俄又舉奏易之等罪狀初有勑付安石及夏官尚書唐休璟推問未竟而事變四年出為揚州大都督府長史神龍初徵拜刑部尚書是歳又遷吏部尚書復知政事俄代張柬之為中書令封鄖國公以嘗為宮寮賜實封三百戸又兼相王府長

史俄轉戶部尚書復為侍中監修國史中宗與韋庶人嘗因正月十五日夜幸其第賜賚不可勝數又中宗嘗幸安樂公主城西池館公主具舟楫請御樓船安石諫曰御輕舟乘不測臣恐非帝王之事乃止睿宗踐祚拜太子少保改封郇國公俄又歷侍中中書令景雲二年加開府儀同三司時太平公主與竇懷貞等潛有異圖將引安石預其事公主屢使子壻唐晙邀安石至宅安石竟拒而不往睿宗嘗密召安石謂曰聞朝廷傾心東宮

卿何不察也安石對曰陛下何得亡國之言此必太平之計太子有大功於社稷仁明孝友天下所稱願陛下無信讒言以致惑也睿宗矍然曰朕知之矣卿勿言也太平於簾中竊聽之乃構飛語欲令鞫之賴郭元振保護獲免俄而遷尚書左僕射兼太子賓客依舊同中書門下三品雖假以崇寵實去其權其冬罷知政事拜特進充東都留守太常主簿李元澄即安石之子壻其妻病死安石夫人薛氏疑元澄先所幸婢厭殺之其婢久

已轉嫁薛氏使人捕而捶之致死由是為御史中丞楊茂謙所劾出為蒲州刺史無幾轉青州刺史安石初在蒲州時太常卿姜皎有所請託安石拒之皎大怒開元二年皎弟晦為御史中丞以安石等作相時同受中宗遺制宗楚客韋溫削除相王輔政之辭安石不能正其事令侍御史洪子輿舉劾之子輿以事經赦令固稱不可監察御史郭震希皎等意越次奏之於是下詔曰青州刺史韋安石太子賓客韋嗣立刑部尚書趙彦昭等

往在先朝曲蒙厚賞因緣幸會久在廟堂朋黨比周聞於行路景龍之末長蛇縱禍倉卒之間人神憤怨未聞捨生取義直道昌言遂削太上皇輔政之辭用韋氏臨朝之策比常隱忍復以崇班將期愧畏稍懲前惡而尚欵回邪苟安榮寵宜從謫官之典以勵事君之節安石可沔州别駕嗣立可嶽州别駕彦昭可袁州别駕並員外置安石既至沔州晦又奏云安石嘗檢校定陵造作隱官物入已勑符下州徵贓安石歎曰此祗應須我死

耳憤激而卒年六十四開元十七年贈蒲州刺史天寶初以子貴追贈開府儀同三司尚書左僕射郇國公謚曰文貞二子陟斌並早知名陟字殷卿代為關中著姓人物衣冠弈世榮盛安石晚有子及為并州司馬始生陟及斌俱少聰敏頗異常童陟自幼風標整峻獨立不羣安石尤愛之神龍二年安石為中書令陟始十歲拜温王府東閣祭酒加朝散大夫累遷秘書太常丞有文彩善隸書辭人秀士已遊其門矣開元初丁父憂居喪

過禮自此杜門不出八年與弟菼相勸勵探討典墳不捨晝夜文華當代俱有盛名于時才名之士王維崔顥盧象等常與陟唱和遊處廣平宋公見陟歎曰盛德遺範盡在是矣歷洛陽令轉吏部郎中張九齡一代辭宗為中書令引陟為中書舍人與孫逖梁涉對掌文誥時人以為美談後為禮部侍郎陟好接後輩尤鑒于文雖辭人後生靡不諳練曩者主司取與皆以一場之善登其科目不盡其才陟先責舊仍令舉人自通所工詩筆

先試一日知其所長然後依常式考覈片善無遺美聲盈路後為吏部侍郎常病選人冒名接脚闕員既少取士良難正調者被擠偽集者冒進陟剛腸嫉惡風彩嚴正選人疑其有瑕纍聲盤詰無不首伏每歲皆贖得數百員闕以待淹滯常謂所親曰使陟知銓衡一二年則無人可選矣陟門地豪華早踐清列侍兒閹閽列侍左右者十數衣書藥食咸有典掌而輿馬僮奴勢侔於王家主第自以才地人物坐取三公頗以簡貴自處善誘

納後進其同列朝要視之蔑如也如道義相知靡隔貴賤而布衣韋帶之士恒虛席倒屣以迎之時人以此稱重李林甫忌之出為襄陽太守兼本道採訪使又改陳留採訪使復加銀青光禄大夫天寶中襲封郇國公以親累貶鍾離太守重貶義陽太守尋移河東太守充本道採訪使十二年入考在華清宮右相楊國忠惡其才望恐踐台衡乃引河東人吴象之謂曰子能使人告陟乎吾以子為御史象之曰能乃告陟與御史中丞吉温

結託欲謀陷朝廷又誘陟姪韋元志證之陟坐貶為桂州桂嶺尉未之任再貶昭州平樂尉會祿山反陷洛陽陟愛弟斌為賊所得國忠欲構陟與賊通遮潛令吏卒伺其所居欲脅之令陟憂死其土豪人勸陟曰昔張燕公竄逐藏於陳氏以免危亡詔命儻來誰敢申覆未若輕舟千里且泛谿洞候事清徐出豈不美也陟慨然應之曰我積信於國朝非一代也況素所秉心無負神理命之合爾其敢逃刑燕公之謀誠媿厚意不能從也因

謝遣之乃堅卧不動經歲餘潼關失守肅宗即位於靈武起為吳郡太守兼江南東道採訪使未到郡肅宗使中官賈遊巖手詔追之未至鳳翔會江東永王擅起兵令陟招諭除御史大夫兼江東節度使陟以季廣琛從永王下江非其本意懼罪出奔未有所適乃上表請拜廣琛為丹陽太守兼御史中丞緣江防禦使以安反側因與淮南節度使高適淮西節度使來瑱等同至安州陟謂適瑱曰今中原未復江淮動揺人心安危實在玆

日若不齊盟質信以示四方令知三帥協心萬里同力則難以集事矣陟推瑱為地主乃為載書登壇誓衆曰淮西節度使兼御史大夫瑱江東節度使御史大夫陟淮南節度使御史大夫適等銜國威命各鎮方隅糺合三垂翦除兇慝好惡同之無有異志有渝此盟墜命亡族皇天后土祖宗神明實鑒斯言陟等辭旨慷慨血淚俱下三軍感激莫不隕泣其後江表樹碑以紀忠烈無何有詔命陟赴行在陟以廣陵雖承恩命猶且遲迴恐

後變生禍貽於已欲往招慰然後赴徵乃發使上表懇言其急陟馳至歷陽見廣琛且宣恩旨勞徠行賞陟自以私馬數匹賜之安其疑懼即日便赴行在謁見肅宗肅宗深器之拜御史大夫拾遺杜甫上表論房琯有大臣度真宰相器聖朝不容辭旨迂誕肅宗令崔光遠與陟及憲部尚書顏真卿同訊之陟因入奏曰杜甫所論房琯事雖被貶黜不失諫臣大體上由此踈之時朝臣立班多不整肅至有班頭相弔哭者乃罷陟御史大夫

顏真卿代授吏部尚書自後任事寵臣皆後来初用望風畏忌道竟不行因宗人伐墓栢坐不能禁出為絳州刺史乾元二年入為太常卿吕諲再入相薦為禮部尚書東京留守判尚書省事兼東京畿觀察處置等使逆賊史思明寇逼河洛副元帥李光弼議守河陽令陟率東京官屬入關迴避乃領兵守陝州有詔遷吏部尚書留守如故令止於永樂不許至京俟光弼收復河洛令陟依前居守陟早有台輔之望間被李林甫楊國忠所

擠及中原兵起天下事殷陟常自謂負經綸之器遭後生騰謗明主見疑常鬱鬱不得志乃歎曰吾道窮於此乎有志不伸得非天命乎因遘疾上元元年八月卒於虢州時年六十五贈荊州大都督永泰元年詔曰竭忠之臣歿不廢命奉上之節行固無私言念飾終抑惟恒典故金紫光祿大夫吏部尚書兼御史大夫充東京留守兼判留司尚書省事東京畿觀察處置使上柱國郇國公韋陟敦敏直方端嚴峻整弘敷典禮表正人倫學

冠通儒文合大雅頃者詢謨舊德保釐成周眷彼郊圻資其愼固而兇胡殘醜密邇河洛命居陜虢時俟翦除纔加喉舌之榮遽嬰霜露之疾方期克享眉壽寘其有瘳奄此殂歿良深震悼昇車而復以申三禭之恩在牖加紳宜崇八座之寵可贈尚書左僕射太常博士程皓議謚為忠孝刑部尚書顔眞卿以為忠則以身許國見危致命孝則晨昏色養取樂庭闈不合二行殊難以成忠孝主客員外郎歸崇敬又駮之紛議不已右僕射郭

英乂不違其體請從太常之狀而奏陟子允斌景雲初

安石為宰輔時授太子通事舍人早修整尚文藝容止

嚴厲有大臣體與兄陟齊名開元十七年司徒薛王業

為女平恩縣主求婚以斌才地奏配馬遷秘書丞天寶

初轉國子司業徐安貞王維崔顥當代辭人特為推挹

天寶中拜中書舍人兼集賢院學士兄陟先為中書舍

人未幾遷禮部侍郎陟在南省斌又掌文誥改太常少

卿天寶五載右相李林甫構陷刑部尚書韋堅斌以親

累貶巴陵太守移臨安太守加銀青光祿大夫斌授五品時兄陟為河東太守堂兄由為右金吾將軍縚為太子少師四人同時列戟衣冠之盛罕有其比十四載安祿山反陷洛陽斌為賊所得偽授黃門侍郎憂憤而卒及剋復兩京肅宗乾元元年贈秘書監安石兄叔夏别有傳從父兄子抗從祖兄子巨源抗弱冠舉明經累轉吏部郎中以清謹著稱景雲初為永昌令不務威刑而政令肅一都輦繁劇前後為政寬猛得中無如抗者無

幾遷右臺御史中丞人吏詣闕請留不許因立碑於通
衢紀其遺惠開元三年自左庶子出為益州長史四年
入為黃門侍郎八年河曲叛胡康待賓擁徒作亂詔抗
持節慰撫抗素無武略不為寇所憚在路遲留不敢進
因墜馬稱疾竟不至賊所而還俄以本官檢校鴻臚卿
代王晙為御史大夫兼按察京畿時抗弟拯為萬年令
兄弟同領本部時人榮之尋以薦御史非其人出為安
州都督轉蒲州刺史十一年入為大理卿其年代陸象

先為刑部尚書尋又分掌吏部選事十四年卒抗歷職以清儉自守不務産業及終喪事殆不能給玄宗聞其貧特令給靈轝遞送還鄉贈太子少傅謚曰貞抗為京畿按察使時舉奉天尉梁昇卿新豐尉王倕金城尉王冰華原尉王燾為判官及度支使其後昇卿等皆名位通顯時人以抗有知人之鑒巨源周京兆尹總曾孫也祖匡伯襲祖爵鄖國公入隋改封舒國公官至尚衣奉御巨源則天時累遷司賔少卿轉司府卿文昌右丞同

鳳閣鸞臺平章事三年轉夏官侍郎依前平章事有吏
才勾覆省内文案下符剝徵雖為下所怨苦然亦頗收
其利證聖初出為麟州刺史尋拜地官尚書神都留守
長安二年詔入轉刑部尚書又加太子賔客再為神都
留守神龍初入拜工部尚書封同安縣子又遷吏部尚
書同中書門下三品進封郇縣伯時安石為中書令以
是巨源近屬罷知政事巨源尋遷侍中中書令進封舒
國公附入韋后三等親叙為兄弟編在屬籍是歲巨源

奉制與唐休璟李懐遠祝欽明蘇瓌等定垂拱格及格後勑前後計二十卷頒下施行時武三思先有實封數千戸在貝州時屬大水刺史宋璟議稱租庸及封丁並合捐免巨源以為穀稼雖被湮沉其蠶桑見在可勒輸庸調由是河朔戸口頗多流散景龍二年順天翊聖皇后衣箱中裙上有五色雲起久而方歇巨源以為非常佳瑞請布告天下許之中宗又令畫工圖其狀以示百寮仍大赦天下內外五品以上官母妻各加封邑時中

宗既雅信符瑞巨源又贊成其妖妄是歲星墜如雷野雉皆雊咎徵若此不聞巨源有言蓋與韋皇后繼敘源流佞媚官爵疑其開導以踵則天時有驍衛將軍迦葉志忠太常少卿鄭愔兵部尚書宗楚客右補闕趙延禧等或相諷諭或上表章謬說符祥朋黨取媚識者嗟憤景龍三年拜尚書左僕射依舊知政事未幾又拜尚書令同中書門下三品仍舊監修國史時國家將有事於南郊而巨源希韋后之旨協同祝欽明之議言皇后合

助郊祀竟以皇后為亞獻巨源為終獻又以大臣女為齋娘及韋庶人之難家人令巨源逃匿巨源曰吾國之大臣豈得聞難不赴乃出至都街為亂兵所殺時年八十睿宗即位贈特進荊州大都督太常博士李處直議巨源謚曰昭戶部員外郎李邕駁之曰三思引之為相阿韋託之為親無功而封無德而祿同族則醜正安石他人則附邪楚客謚之曰昭良恐不當初巨源與安石迭為宰相時人以為情不相協故邕以此稱之處直仍

固請依前謚為定邑又駁曰夫古之謚在乎勸沮將杜小人之業奬長君子之風故為善者雖存不貴仕而没有餘名此賢達所以砥節也為惡者雖生有所幸死懷所懲此回邪所以易心也嗚呼巨源嘗未斯察而乃聞義不從與惡相濟蓄罔上之志協羣兇之謀茍容聖朝貪昧厚禄自以宰臣之貴不崇朝而賈害者固鬼得而誅之也彼則匹夫之微未受命而行刑者固人得而誅之也幽明之憤斷焉可知天地之心自此而見矣頊者

皇運中興功臣翼政時序未幾邪逆執權姦慝者拜爵於私門忠正者降黜於藩郡巨源此際用事方殷且於阿韋何親而結為昆季於國家何力而累忝大官此則闇通中人附會武氏託城社之固亂皇家之基其罪一也又國之大事在祀與戎酌於禮經陳於郊祭將以對越天地光揚祖宗既告成功以觀海内惟昔亞獻不聞婦人阿韋蓄無君之心懐自達之意潛圖帝位議啄皇孫昇壇擬儀拜賜明命將預家事無守國章巨源創跡

於前悖逆演成於後時有禮部侍郎徐堅太常博士唐

紹蔣欽緒彭景直並言之莫從其罪二也又上天不弔

先帝遇毒悔禍無徵阿韋將篡畫計未果逆心尚揺周

章夷猶倉卒迷謬於是太平公主矯為陳謨上官昭容

紹草遺詔故得今上輔政阿韋參謀將大業垂成而休

命中輟者職由巨源躡韋溫之足楚客附巨源之耳梟

聲遽發狼顧相驚以阿韋臨朝以韋溫當國其罪三也

又人為邦本財實聚人奪其財則人心自離無其人則

國本何恃巨源屢踐台輔專行勾徵廢越條章崇尚侵刻樹怨天下剝害生靈兆庶流離戸口減耗況以三思食邑往在貝州時屬久隂災逢多雨租庸捐免申令昭明匪令獨然自古不易三思慮其封物巨源啓此異端以為稼穡湮沉雖無菽粟蠶桑織絍可輸庸調致使河朔黎人海隅士女去其鄉井鬻其子孫饑寒切身朝夕奔命其罪四也但巨源長於華宗仕於累代作萬國之相處具瞻之地蔽日月之層輝負丘山之重責今乃妄

加褒述安能分謗者哉當時雖不從邕議而論者是之

巨源與安石及則天時文昌右相待價並是五服之親

自餘近屬至大官者數十人

趙彦昭者甘州張掖人也父武孟初以馳騁田獵爲事

嘗獲肥鮮以遺母母泣曰汝不讀書而田獵如是吾無

望矣竟不食其膳武孟感激勤學遂博通經史舉進士

官至右臺侍御史撰河西人物志十卷彦昭少以文辭

知名中宗時累遷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三品兼修國

史充修文館學士景龍四年金城公主出降吐蕃贊普中宗命彥昭為使彥昭以既充外使恐失其寵殊不悅司農卿趙履溫私謂曰公國之宰輔而為一介之使不亦鄙乎彥昭曰計將安出履溫因為陰託安樂公主密奏留之中宗乃遣左驍衛大將軍楊矩代彥昭而往睿宗時出為涼州都督為政清嚴將士以下皆動足股慄又為宋州刺史入為吏部侍郎又為刑部尚書闗内道持節廵邉使檢校左御史臺大夫彥昭素與郭元振張

說友善及蕭至忠等伏誅元振說等稱彥昭先嘗密圖其事乃以功遷刑部尚書封耿國公賜實封一百戶殿中侍御史郭震奏彥昭以女巫趙五娘左道亂常託為諸姑潛相影援既因提挈乃踐台階驅車造門著婦人之服携妻就謁申猶子之情于時南憲直臣劾以霜憲暫加黴貶旋登寵秩同惡相濟一至於此乾坤交泰宇宙再清不加貶削法將安措請付紫微黃門準法處分俄而姚崇入相甚惡彥昭之為人由是累貶江州別駕

卒

蕭至忠秘書少監德言曾孫也少仕為畿尉以清謹稱嘗與友人期於路隅會風雪凍冽諸人皆奔避就宇下至忠曰寧有與人期而求安失信乎獨不去衆咸歎服神龍初武三思擅權至忠附之自吏部員外擢拜御史中丞遷吏部侍郎仍兼御史中丞恃武三思勢掌選無所忌憚請謁杜絶威風大行尋遷中書侍郎兼中書令節愍太子誅武三思後有三思黨與宗楚客紀處訥令

侍御史冉祖雍奏言安國相王及鎮國太平公主亦與太子連謀舉兵請收付制獄中宗召至忠令按其事至忠泣而奏曰陛下富有四海貴為天子豈不能保一弟一妹受人羅織宗社存亡實在於此臣雖愚昧竊為陛下不取漢書云一尺布尚可縫一蚪粟尚可舂兄弟二人不相容願陛下詳察此言且往者則天皇后欲令相王為太子王累日不食請迎陛下固讓之誠天下傳説足明冉祖雍等所奏咸是構虛帝深納其言而止尋轉

黄門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至忠上疏陳時政曰臣聞王者列職分司為人求理求理之道必在用賢得其人則公務克修非其才則厥官如曠官曠則事廢事廢則人殘漸至凌遲率由於此頃者選曹授職政事官人或異才昇多非德進皆因依貴要互為粉飾茍得即是曾無遠圖上下相蒙誰肯言及臣聞官爵者公器也恩倖者私惠也祇可金帛富之粱肉食之以存私澤也若以公器為私用則公議不行而勞人觧體以小私而妨

至公則私謁門開而正言路絶憸人遞進君子道消日削月朘卒見凋弊者為官非其人也昔漢館陶公主為子求郎明帝謂曰郎官上應列宿出宰百里苟非其人則人受其殃賜錢十萬而已此即至公之道不虧恩私之情無替良史直筆將為美談于今稱之不輟其口者也當今列位已廣冗員倍多祈求未厭日月增數陛下降不貲之澤近戚有無涯之請賣官利已鬻法徇私臺寺之内朱紫盈滿官秩益輕恩賞彌數憸利之輩冒進

而莫識廉隅方雅之流知難而斂分丘隴才者莫用用者不才二事相形十有其五故人不效力而官匪其人欲求其理實亦難哉臣竊見宰相及近侍要官子弟多居美爵此並勢要親戚罕有才藝遞相囑託虛踐官榮詩云東人之子職勞不賚西人之子粲粲衣服私人之子百寮是試或以其酒不以其漿鞙鞙佩璲不以其長此言王政不平衆官廢職私家之子列試於榮班非任之人徒長其飾佩臣愚伏願陛下想居安思危之義行

改絃易張之道愛惜爵賞審量材識官無虛授人必為官進大雅於樞近退小子於閑僻政令惟一威恩以信私不害公情不撓法則天下幸甚臣伏見永徽故事宰相子弟多居外職者非直抑強宗分大族亦以退不肖擇賢才伏願陛下遠稽舊典近遵先聖特降明勅令宰相已下及諸司長官子弟並改授外官庶望分職四方共寧百姓表裏相統遐邇人安疏奏不納明年代韋巨源為侍中仍依舊修史尋遷中書令時宗楚客紀處訥

潛懷姦計自樹朋黨韋巨源楊再思李嶠皆唯諾自全無所匡正至忠處於其間頗存正道時議翕然重之中宗亦曰諸宰相中至忠最憐我韋庶人又為亡弟贈汝南王洵與至忠亡女為冥婚合葬及韋氏敗至忠發墓持其女柩歸人以此譏之至忠又以女適庶人舅崔從禮之子成禮日中宗為蕭氏婚主韋庶人為崔氏婚主時人謂之天子嫁女皇后娶婦睿宗即位景雲初出為晉州刺史甚有能名時太平公主用事至忠潛遣間使

申意求入為京職誅韋氏之際至忠一子任千牛為亂兵所殺公主冀至忠以此怨望可與謀事即納其請召拜刑部尚書右御史大夫再遷吏部尚書先天二年復為中書令是歲至忠與竇懷貞魏知古崔湜陸象先柳冲徐堅劉子玄等撰成姓族系錄二百卷有制加爵賜物各有差未幾左僕射竇懷貞侍中岑羲及至忠并戶部尚書李晉太子少保薛稷左散騎常侍賈膺福左羽林大將軍常元楷右羽林將軍李慈等與太平公主謀

逆事洩至忠遽遁入山寺數日捕而伏誅籍没其家至忠雖清儉刻已然簡約自高未嘗接待賓客所得俸禄亦無所賑施及籍没財帛甚豐由是頓絶聲望矣弟元嘉工部侍郎廣徵工部員外

宗楚客者蒲州河東人則天從父姊之子也兄秦客垂拱中潛勸則天革命稱帝由是累遷内史後與楚客及弟晉卿並以姦贓事發配流嶺外秦客死楚客等尋復追還楚客累遷夏官侍郎同鳳閣鸞臺平章事神龍初

為太僕卿武三思用事引楚客為兵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晉卿累遷將作大匠節愍太子既殺武三思兵敗逃於鄠縣楚客遣使追斬之仍令以其首祭三思及崇訓喪柩韋庶人及安樂公主尤加親信未幾遷中書令楚客雖跡附韋氏而嘗别有異圖與侍中紀處訥共為朋黨故時人呼為宗紀景龍中西突厥娑葛與阿史那忠節不和屢相侵擾西陲不安安西都護郭元振奏請徙忠節於内地楚客與晉卿處訥等各納忠節重賂

奏請發兵以討娑葛不納元振所奏娑葛知而大怒舉兵入寇甚為邊患於是監察御史崔琬劾奏楚客等曰臣聞四牡項領良御不乘二心事君明罰無捨謹案宗楚客紀處訥等性惟險詖志越溪壑幸以遭逢聖主累忝殊榮承愷悌之恩居弼諧之地不能刻意砥操憂國如家徼效涓塵以裨川嶽遂乃專作威福敢樹朋黨有無君之心闕大臣之節潛通玁狁納賄不貲公引頑兇受賂無限醜聞充斥穢行昭彰且境外之交情狀難測

今娑葛反叛邉鄙不寧由此賊臣取怨中國論之者懼
禍以結舌語之者避罪以鉗口但晉卿昔居榮職素闕
忠誠屢抵嚴刑皆由黷貨今又叨忝頻沐殊恩厚祿重
權當朝莫比曾無悛改仍徇贓私此而可容孰不可恕
臣謬忝直指義在觸邪請除巨蠹用答天造楚客處訥
晉卿等驕恣跋扈人神同疾不加天誅詎清王度並請
收禁差三司推鞫舊制大臣有被御史對仗劾彈者即
俯僂趨出立于朝堂待罪楚客更咤䰠作色而進自言

以執性忠鯁被琬誣奏中宗竟不能窮覈其事遽令琬與楚客等結為義兄弟以和觧之及韋氏敗楚客與晉卿等皆伏誅

紀處訥者秦州上邽人也娶武三思妻之姊由是累遷太府卿神龍中嘗因穀貴中宗召處訥親問其故武三思諷知太史事右驍衛將軍迦葉志忠太史令傅孝忠奏言其夜有攝提星入太微至帝座此則王者與大臣私相接大臣能納忠故有斯應帝以為然降勅襃述處

訥賜衣一副綵六十段無幾進拜侍中與楚客等同時
伏誅
史官曰大帝孝和之朝政不由已則天在位已絶綴旒
韋氏司晨前蹤覆轍當是時姦邪有黨宰執求容順之
則惡其名彰逆之則憂其禍及欲存身致理者非中智
常才之所能也況元忠安石巨源至忠彦昭等行非純
一識昧存亡徇利貪榮有始無卒不得其死宜哉楚客
晉卿處訥等讒諂並進威虐貫盈不使逃刑可謂政正

贊曰為唐重臣食唐重祿顛危不持富貴何足二宗一紀讒邪酷毒與前數公死不知辱

舊唐書卷九十二

舊唐書卷九十二考證

韋安石子陟傳太常博士程皓議謚為忠孝刑部尚書顔真卿以為不合二行殊高以成忠孝○臣德潛按高字應難字之譌也已改正

宗楚客傳武三思用事引楚客為兵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沈炳震曰按新書楚客拜同中書門下三品在已誅三思後本紀亦同當從新書

舊唐書卷九十二考證